一家四代党情缘

□ 刘明礼

我考上军校的第二年就入了党，是同学中的第一批，觉得无比光荣。那时打电话还不方便，我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，当即写了封信向父亲报喜。那封信，写得像演讲稿一样，字里行间充满幸福与激动。

父亲的回信，写得比我还富有激情。父亲说："这是咱家的光荣，三代都有党员：你姥姥、姥爷，你两个伯伯和我，你哥哥。现在你也是党员了，咱家是真正的党员之家！"接着，父亲提醒我，加入党组织不是努力的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；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，必须始终如一、再接再厉，时刻不忘党员的身份，处处严格要求、当好模范……

我的姥姥姥爷，在上世纪30年代就加入了地下党，是真正的老革命。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，姥爷骑着高头大马，腰别匣子枪，在老家一带叱咤风云。1935年，在母亲2岁时，姥爷不幸牺牲，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姥姥擦干眼泪，在村里组织妇女缝军衣、做军鞋，支援前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姥姥辞去村妇救会主任的职务，默默地做了一名普通劳动者，积极参加劳动，热心助人。上世纪80年代落实政策，只需3个人证明，姥姥就能享受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的待遇。可姥姥却主动放弃了。她说，当初入党，想到的只是救亡图存，根本没想过自己要享受什么。姥姥以淡薄的心态、以94岁高龄安然走过一生，从来没给组织提过一点要求、添过任何麻烦。

父亲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入的党，1949年成为第一批人民教师。在教师岗位上，他默默无闻，教书育人。有时候担任校长，有时候又成了普通教师，换过七八个学校，没离开过基层，可他从无怨言。父亲说："共产党员是块砖，东西南北任党搬！"从教35年，桃李满天下，可他从没徇过丁点私情，没为自己子女求学就业打过一声招呼。退休回村后，他主动参加组织生活，积极支持两委工作，热心公益事业，是公认的"乡贤"。

哥哥在部队服役6年，当兵第二年就入了党。受父亲的影响，退伍多年，哥哥仍不失军人本色，始终按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哥哥就是一个普通的村民，连村民小组长都没混上，但村里的大事小情他都热心参与。哥哥心灵手巧，是正儿八经的高中生，在部队还学到一手电工、电器维修手艺。村里广播坏了、谁家电器出了毛病，找到哥哥，他放下自己手头的事就去帮助修理；村里路灯坏了，谁家盖房需要布置线路，哥哥是有求必应；人口统计、土地确权、房产登记、疫情值班……都有哥哥的身影。他还担任县里的通讯员，义务管理着"农家书屋"，是文艺演出队的业余编导。他用一点一滴的行动，践行着入党誓言，扛起鲜红的党旗。

我是1985年入的党。入党后，我不负组织的培养，更牢记父亲的嘱托，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为党工作。从军30年，始终以"我将无我"的姿态，对组织忠诚、对工作勤勉、对岗位尽责，党叫干啥就干啥，党叫干啥就干好啥，从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。如今，我虽然退休了，但我党员的身份永远不会退休，党员的责任永远在肩上！我完全可以骄傲地说，我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。

我女儿大学毕业后光荣参军，第二年也入了党，女婿也是一名党员。7个侄辈中，也有5个是党员。党的意识，在我们家四代党员中薪火相传，已衍化为一种家风，也让我们的家庭无比和谐、充满幸福。

军号嘹亮的村庄

□ 刘国瑞

太阳刚露出笑脸，村庄就响起嘹亮的军号声。那屹立在晨曦中腰板笔直、吹响军号的是我的父亲。

我们家有一把祖传的军号，它陪伴着爷爷经过大大小小不少的战斗。它是我们全家的宝贝疙瘩，爷爷把它挂在全家的最显眼处。爷爷每天都要把它抚摸、擦拭，至今锃亮，红绸飘扬。每到七一、八一、十一重要节日，爷爷都要把军号吹响，里面汹涌着涛涛的厮杀声，铭记着那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役。

爷爷临去世前，手把手把乐谱及吹号方法教给了父亲。"大武，这把军号来之不易，你要答应爹一定要好好保存。""哎！放心吧爹，我一定。"爷爷和父亲眼里都含着泪花。

打那后，村外的后山上，每天都会听到父亲的练号声，滴滴滴答，滴滴滴答，滴滴滴滴答。

那天，全家围在爷爷的床边，父亲吹响了熄灯号，爷爷在熄灯号中安详地闭上了眼睛，从此再也没有醒来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这是父亲第一次吹熄灯号，也是最后一次。

身为木匠的父亲用了一生的工艺打造了一个精美别致的红匣子，红木原色，上面雕刻着一个军帽，戴着一颗五角星。军号平时就静静地躺在其中。父亲说，屋内有灰尘，怕落在军号身上。我几次好奇地央求父亲让我吹一吹，父亲总是说我太小，等大了会教我。

村里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，留守的人越来越少。村庄失去了往日的热闹，冷冷清清。"村民们请注意，村里决定从明日起在村委会院内举行升国旗仪式，请所有村民按时参加。"大喇叭里的声音传进家家户户。村支书不知采纳了谁的建议，每天早晨开始了升旗仪式。父亲每天精神抖擞，一早吹响起床号。在集合号中村民集中到大队部院内，举行升国旗，奏国歌。听父亲吹冲锋号，嘹亮的号声刺激着人们沉睡的神经，人们如同看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上，一个个冲锋陷阵的战士在召唤。

第一天，国旗升起，国歌奏响的那一刻，很多人眼里都含着久违的泪水。打那后，村庄像变了一个样，人人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兴奋。村党支书记带领一班人把村庄的道路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统一粉刷了墙壁，仿佛走进一个新建的乡村。山青了，水绿了，就连麻雀、喜鹊叫得都比原来欢。久而久之，人们形成了习惯，一天听不到军号响，一天不见升国旗，心里就空落落的。

外出回家的人远远地看到飘扬的国旗，心里感到倍加的亲切，听到嘹亮的军号声赶快了回家的步伐。渐渐地他们看惯了家乡飘扬的五星红旗，听惯了家乡每天嘹亮的军号声，把学到的知识用到了家乡。他们说，每天听到军号，就好像听到母亲在召唤他们回家的声音。

《军号嘹亮的村庄》上了省报的头条，轰动了整个村庄、轰动了整个县城、轰动了市里、轰动了全省。

沉寂的村庄沸腾了。

一辆辆投资的车辆开进了村庄，村里建起了井然有序的生态庄园，畅通了道路。旅游观光的人群车水马龙开进村里，村里的生态产品一车车飞向了全国，飞向了世界。那把军号被父亲擦得锃明瓦亮，吹得越来越嘹亮。

小小说

搁浅的鱼

□ 丛昌龙

一条鱼搁浅在海滩上
缩成一个黑色的问号
鱼身伤痕累累，干涸的嘴
一张一合。巨大的沙滩上
贝壳和鱼在挣扎着呼吸
更多的时候，鱼的眼睛里
装满了寂寞和孤独
或许，只有涨潮，才能回到过去
回到鱼族平静的生活
太阳还在灼烧着鱼的鳞片
苦涩的海风还在一阵阵吹
偶尔，还盘旋着一只两只海鸥
虎视眈眈地望着它们
生命与自由，承载在鱼
短如七秒的记忆里。鱼，还有贝壳
都需要海水包裹自己，才能向
更深的地方游弋，摆脱
桎梏与沙滩，需要海水中
有盐，当然，更需要有爱

长河浪花

曹风 热心的老党员

苗青 摄

难忘那一天

□ 仲玉文

1983年11月7日，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，这天我经历了两件大事。

那年我刚二十岁，在郓城张鲁集公社工作，就住在公社管委办公室的套间里。

天刚微微发亮，熟睡中的我就被屋后传来的咕咕隆隆的响声惊醒。我想：难道是拖拉机开进公社大院啦？这门卫也太不负责任了吧！还没来得及再往下想，桌子上的茶杯、文具就叮叮当当跳动起来，身下的床也在跳。是地震！我翻身下地，抓件衣服就往外跑，由于开门用力过猛，连门玻璃都被甩破了。地震在人们的恐慌和喊叫声中很快就结束了，我看了下表，正好五点十五分。后来，听说地震震中在当时的菏泽马岭岗公社，震级5.9，那是我有生以来经历的最强的地震了。

我再无睡意，穿好衣服拿起大扫帚，把公社大院扫了一个遍。

吃过早饭，我先把办公室打扫干净，将煤球炉子捅开，这不但是为了取暖，更重要的是要提供办公室、会议室用开水。

因为第二天公社大礼堂有个大会，我得抓紧起草通知，用信笺夹上复印纸一口气写了八份。那时候村里没有电话，要由七个管区的同志分头骑自行车逐大队去通知，社直部门是有电话的，我就安排通讯员用摇把子电话通过邮电所的总机进行通知，通知安排完，还要准备会议材料，材料是领导审阅过的现在需要印出来。那时候没有打印机，我用铁笔垫上钢板在蜡纸上刻好，放到油印机上一张张推印出来，再进行装订。材料虽然不多，在通讯员的帮助下装订好就已经到晌午了。

下午一上班我就接到通知，机关支部要开会研究入党问题，让我在会上读一下自己的入党申请书。这份申请我早就交给了党组织，并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，可接到通知我却有些不敢相信，因为有好多年龄大、资历深的同志还没有入上党，真的会是我吗？

我早早地到了会场，会议开始后，按领导要求我首先宣读《入党申请书》，读完我就离开会场回到办公室，一边工作，一边忐忑不安地等待结果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支部领导对我说，会议全票通过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我欣喜若狂，激动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。

晚上躺在床上，我怎么也睡不着，想着自己已经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，要时时处处打头阵做榜样。想到这一天在地震的惊悸之余获得了新生，不知天高地厚、不懂诗词格律的我竟然仿照毛主席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的字数填写了一首词《清平乐·地震》：五时一刻，地动床颠簸。猛起疾行门冲破，满院惊惊愕愕。惊天动地缘何？政治生命赋我。履行党员义务，终生为党拼搏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虽然没干成惊天动地的事业，却也能够兢兢业业，踏踏实实，忠于职守，无愧于心。时至暮年，早已没了什么千里之志，却仍能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了那份初心。

我的入党故事

□ 侯凌肖

我是在198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，屈指算来，已有32年的党龄。提起我入党，还有一段曲折故事呢。

1978年8月，我通过"接班"进入了鄄城县建筑公司。那时，退休留用的父亲仍兼任副经理职务，他对我们18名学员倍加关心和爱护，不断利用晚上时间为我们上"政治课"。会上，父亲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，讲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苦日子他几度哽咽，几乎说不下去；讲到新社会的发展变化、人民的好日子又是热泪盈眶！特别是父亲那严肃的神情和期待的目光，让学员们足以铭记一生。那时，父亲对我要求更为严格，什么"做人要诚实""工作要扎实""争当先进模范，争取早日入党"等等，这些都是父亲对我叮嘱勉励的话。我也暗下决心，一定听公司领导和父亲的话，扑下身子，干出成绩，向党组织积极靠拢，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。

上班之初，为防止我思想上滋生"优越感"，工作向来认真的父亲，吩咐政工科把我安排在县电影院工地当"下工"。当时，建筑公司机械化程度很低，一线工人劳动强度很高，搬砖、和灰、上料都是手工作业。烈日炎炎的夏天，太阳炙烤着大地，直热得工人汗流浃背。那种高强度的劳动，让我吃不消。脸晒得黝黑，人也累瘦了，双手打了血泡，钻心地疼，臂膀、后背被毒辣辣的太阳晒得脱了一层皮。特别是到晚上，浑身像散了架似的，腰酸背疼，辗转难眠。但我并没有向困难低头，而是迎难而上，历练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意志。正是凭着实干精神和出色表现，赢得了公司领导、同事们的信任和赞许。

为了早日实现我人生最高愿望——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我向公司党支部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，盼望着党组织能吸纳我为共产党员，但不久事与愿违，我与党组织"擦肩而过"。于是有些灰心丧气，工作失去了动力，产生了"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"的思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思想斗争也在头脑中日趋激烈，看到人们对建筑工人投来的鄙视目光，听到"泥瓦匠""泥腿子"等刺耳的称呼，再加上有些青年受不了干"下工"的苦，纷纷找门子调离了公司，我一度也产生了"打退堂鼓"的念头。细心的父亲发现了我这一苗头，及时给我打"预防针"，给我讲时代楷模掏粪工时传祥的先进事迹，教育我不要"这山看着那山高""行行出状元"，使我坚定了奉献建筑业的决心和信心。于是，在埋头苦干的同时，我又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

一线劳动锻炼，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，磨炼与经历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。我深刻认识到：吃苦耐劳是人生奋斗的"必修课"，也是人生迈向成功的阶梯。在父亲的教诲、引导下，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取，我由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，被公司选拔为材料员、现金会计、政工科长等职务，并多次受到省、市、县建设部门的表彰和奖励。

1988年9月26日的上午，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了全体党员会议，我们五名预备党员也参加了会议。当党支部书记宣布我们五位青年被批准为正式党员后，我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！我们五人面对党旗，紧握拳头郑重地举起右手："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……"，铮铮誓言在会议室里久久回荡。

不忘初心 逐梦前行

□ 仇士鹏

记得念高中的时候，语文课本上有一个单元，主题叫作"底层人物的光芒"。教材所选发的文章都是聚焦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，他们在城市的边缘艰难地生存着，就像是一粒粒烟火中的尘埃。但他们却并没有被霓虹的迷幻与斑斓所侵占，他们的身上有晨曦的清澈，也有黑夜的温存。他们质朴、温和而善良，或许命途多舛，却依旧认真、虔诚而饱含热爱地生活着。

如果国家是一棵树，他们就是靠近大地的叶子，也因此，他们也被历代文人墨客所关注着。比如《悯农》《卖炭翁》《江上渔者》等，它们像是组成了一个泪滴形状的星座，熠熠地闪耀在中国文化的星空之中。

身为写作者，虽然资历尚浅，但在生活实践中，我也渐渐有了一种历史性的使命的觉 醒。"从人民中来，到人民中去"，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，也应当是我们写作的主线之一。我愿意成为底层人民的喉舌，行走于尘土飞扬的人间，在纷繁的喧闹声中，为人民发出属于他们的声音。让渺小的星火聚成星光，也让掩盖于尘埃中的美学被重新开光。

所以，我写街边卖炒货的老人，写雨天路上的清洁工，写蹬着三轮车养家糊口的父亲，写支援抗疫的英雄的父母，写地摊一角的手艺人、非遗传承人……写他们被生活所论证的火热的心跳，写他们穿越风雨后在彩虹下获得洗礼的灵魂。

如果把生活也比作地球，我们大部分人是处在日夜均分的地带，而他们则是处在黑夜极其漫长，甚至是极夜的地带，而由此，他们所探索、进化出的生存智慧以及打磨出的人性光辉，是文学中一抹不可忽略的光，也是这个时代的太阳光谱中意义深远的一条色带。从他们的身上，我们能看到这个时代的一个侧面，看到这个时代最丰富的生命体验以及最深切的真实。

今年在旅游的时候，在一家自助烧烤店里，可能因为我们是唯一的客人吧，女老板提着一瓶啤酒走了过来，坐下来陪着我们聊天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，他们在家熬了很久终于能复工了，但是客流量却陡转直下，虽然是旅游的旺季，却只到往年的四分之一的水平。所以，他们白天要出去迎游客，晚上再回来开烧烤店，但即使这样，也是入不敷出，因为她家里还有一个卧病在床的婆婆。记得当时，她迎着路边的灯光，举着酒瓶自斟自饮，微汗的脸上满是说不清的落寞与忧愁，却又有着隐隐的倔强与坚韧。而这个侧影，深深地触动了我。

因此，我愿意将我一生蓄积的墨水向他们倾泻，去勾勒这些百态人生的轮廓，去描绘人们心底的真情与博大的爱，将小人物的命运浮沉用文字作为琥珀封存起来，让时光去寻找真相，印证所谓的结局与答案。

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，"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，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。"当我举起右手进行入党宣誓的时候，我的眼中突然有些湿润，握惯了笔杆的手，此刻仿佛握着一股神圣、光荣而深沉的力量，竟有一些颤抖，于是我不禁攥得更紧了。

百味人生